尚書既見

尚書旣見

武進莊存與

讀典謨之書舜征有苗再乎曰一征則已未嘗再也舜攝則命禹徂征事在禹謨史文曰帝時舜實未在位也禹三旬則振旅振旅七旬而有苗格舜登自此乃敷文德又豈恆舞干羽至七旬乎苗之格也其民自歸所謂鰥寡有辭也舜哀矜不辜遏絕其君并竄其族於三危洞庭彭蠡之閒無縉雲氏子孫焉故曰無世在下苗民不格其君焉可得而罪邪不可追記其年以爲誣知其爲二十有八載以前事則可矣分

北三苗在命官九載之後教化行淑慝辨出卽工而
丕敘之也益稷之篇君臣相誥左禹右皐陶以化民
成俗之任付之禹曰苗頑弗卽工帝曰皐陶方祗厥
敘方施象刑惟明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周
官謂之明刑舜甚盛德尤垂意於敘三苗蓋以其俗
之難化也及其旣同衡山之陽多虞帝之跡爲野人
遂神其封土以帝陟方而死且葬焉楚南其齊東乎
夫鳴條固夏之近邑也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皐陶
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斯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
遠者懷之也帝念苗之頑故念皐陶之績哉子夏曰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此君子之言信而有徵也異哉僭而無徵後之爲書者以有苗叛服不常而禹旣率百官若帝之初又爲一將之任而且紀之年以實之也

孟子曰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武丁之去盤庚閒兩君雍已時諸侯或不至大戊修德諸侯歸之自仲丁以後河亶甲殷復衰祖乙興之祖辛至陽甲廢適而更立諸弟子或相爭代立比世亂於是諸侯莫朝盤庚以弟嗣陽甲殷復興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而作書讀盤庚三篇必考司馬遷之記

則書所言若數一二辨白黑也伊尹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書契以來治亂多矣上有明天子天下未嘗不安百姓未嘗不相生養於其間德誼必若堯舜胥戕胥虐則可以決其必無也古之時甸服以外皆爲邦國諸侯兵刑二事與天子分理之內有卿大夫王子弟采邑謂之都鄙以八則治之統於六官不得專斷其詳在邑其要在朝春秋之大夫交政于中國私邑之兵甲刑罰動靜惟視其大夫之令焉禮運記曰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此則三代所同

也一代之興自始受命之祖傳之子孫子又生子孫又生孫人日益多世日益疏地不日廣官職不日增事要有所在人主各有其親且愛者莫不欲貴而富之肺腑亦皆自許必富貴因而不易則疏踰戚者必然之勢也各寵所任則新閒舊者又必然之勢也不有伐也將以何樹不有奪也將以何予非疏踰戚必新閒舊矣皆逆之名與其實也踰者閒者必驕爲所踰所閒者必怨驕亦卒歸於怨皆亾之情與其狀也去順效逆好亾惡定春秋所記亂敗多矣以此知古皆可燭照而數計也王國定而後可以爲諸夏之父

毋詩曰莫肯念亂誰無父母王室寧而後可以爲磐后之宗子詩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大小二雅傷王政所由廢未嘗不反復丁寧之誦詩至雨無正之章而後寤幽王身殺遂亾宗室固非一歲月事也鎬京不守姜戎豈能久居都邑環峙形勢尙存其卒至於東遷者由大家世祿各顧私邑皆莫以王室爲念或畏有所屬不得以自恣適己或持兩端以觀望成敗且東西各立一君雖終替攜王而建王嗣侵尋歲月西方之大都小邑孤危喪敗日以仆滅僅有存者以成秦襄公之業而周轍遂不復西矣哀其衆多如雨

而非所以爲政鄉使大夫邦君統於一尊相親相救
岐豐之地何渠爲泰有以言乎攜王則覆出爲惡而
其下不能胥匡以生矣以言乎平王則又竄陰雨求
東底者恃有富人而侮獨則莫收恤也無復有肯遷
于王都者矣揆厥所原實以幽王大壞王政不能復
行亦非一嗣王之罪詩皆曰刺幽王爲讀正月之上
章刺幽王威宗周也其下章刺平王負天禍也兩無
正之上章刺攜王奸天位也其下章刺平王棄舊都
也因詩以知書盤庚之世雖曰商不至若周之大壞
然而亂者數世諸侯莫朝則東遷以後事勢也今不

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非盤庚之賢孰能綱紀而統理之哉讀其書曰率籲衆慼出矢言斯周公所謂肯慼言于民也不能胥匡以生下莫知君之在上而奉其命也若顛木之有由蘖君爲百姓之主求所以生之造端更始不底著而陳于玆也夫木何以顛非以數世爭立各樹私人莫相統壹之故乎曰汝猷黜乃心非各私其身與其子孫罔以王室爲念乎曰傲非畏有所稟命而惟以自恣適己乎曰從康非習亂爲常持兩端以覬望乎曰不畏戎毒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非怙亂始禍與造戈矛互相翦除如春秋强

大夫平曰若火之燎于原非以讒慝貪婪事君而多殺不辜患及數世而未已乎曰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讒人造惡言以變亂視聽使君臣相疑親戚相忌乎斯時之民既各爲私屬倚乃身迂乃心則所謂食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也汝誕勸憂起穢以自臭則所謂因羣喪職之族帥羣不弔之人也汝有戕則在乃心則所謂殺人不忌有亂心無厭得主爲之死而無悔也亂政同位具乃貝玉則所謂盜憎主人心焉數之足欲亾無日也曰自上其罰汝不救乃死丕乃崇降弗祥其端必始于君之不爲政政

之不出于君爲政者無信多私好讒而甘佞其大人則蓄怨滋多汰侈已甚加之以安忍重之以貪冒如易刀兵而相殺也若晉之欒郤齊之崔慶宋之戴桓鄭之駟良其胥戕胥虐而不能胥匡以生如此不其盡劉而後已乎汝何生在上矣是故萬民之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由國之不知有君也命汝一命之一於大君也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由貪於貨寶也告之以不肩好貨使知君之不欲則賞之不竊也嗚呼亂越我家久矣天時殆不可得而浮盤庚作則信乎上帝將復成湯之德也其必遷而治亳殷何也

敬姜之言曰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
天下烈祖之所申錫也無俾易種于茲新邑殄惡民
皆留之而不遷世族能從教者因而與之不能改者
因而去之殖有禮覆昏暴成湯之所欽崇也子產能
爲鄭國實由虎帥以聽而子產亦惟以禮息之㑹盤
庚爲君及其儁敬之臣乎爲君難矣守成尤難盤庚
其難之至者也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
遵成湯之德也百世視諸此矣曰何后惟民之承民
惟保后自上以下胥感而不敢一日耽樂天時固不
能無險阻慢之者殃敬之者昌長王天下又何疑焉

讀祖己祖伊之書而不知天不知性不知命何其人多且久也其書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天以生爲德人之慈父母也愛人甚矣慈父愛子必敎之義天之愛人猶是也親賢下無能尊賢之義天所大也義行而民各得其性故曰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天於人君常監下民之善不善而嚮之以福威之以極焉典厥義也降年有永有不永大命也小命身不永者非天夭民民中絕命也豈莫於有生之初必然不可易哉六極其下乃不可救然而仁愛人君欲止其亂之心猶父母之於其子也不若德不

愆罪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不知者謂之災害謂之怪異知之者曰此天之爭命也所以正人君之德扶持安全之也不正厥德乃曰其如何一以爲非天所能禁一以爲非人所能囘則弗克庸帝而天罔念聞矣夫上天以億兆生齒之大且多付諸一人而寵之四方俾受天之豐福享民之勤力不能使百姓若恆性而終其所受之命且怨上天何生此無良之民以爲已勞以爲已憂甚或爲已之敵讎曰天生烝民若此其多惡也氣化之衰也氣數之窮也氣稟之濁而薄也譬如父母授子

孫以田宅器用財賄臣妾光顯豐美矣不知追念前
人之德乃日以作勞為苦修治為煩於是憎其楛惡
焉厭其朽敗焉曰昔之人予我者如此不如無有也
父母其肯曰此吾孝子順孫邪以此事天天其不絕
之邪嗚呼王司敬民民之不善不可惡也敬之敬之
從教則治而君以民存犯刑則亂而君以民亾親親
尊尊教之大者罔非天嗣典祀豐于禰知自仁率親
而不知自義率祖以親親害尊尊也王為下土之式
先害尊尊之義則民將安倣哉禮俗不刑義德遂替
此不可不正之事也以此知古以此察今明世宗實

隕厥元命矣民所以生康食也天性也迪率典也上
天之所棄莫著於降喪饑饉阻兵以相滅虐刑而戮
及不辜皆不虞天性之所致也夫在勢者不虞天性
制短長之命而惟見下之無道作威殺戮糜爛其民
在呼吸矣必且以彝倫爲詞實則暴虐之甚也忠諫
謂之誹謗深計謂之訞言邪說暴行作而典刑法度
盡矣商之民所以罔弗欲喪也天既訖殷命矣祖伊
奔告豈復望其迓續之邪或庶幾少有悔於心獲保
厥身如夏桀之逢殃王乃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則望絕而不可爲也已夫王亦言天王亦言命而祖

伊曰此責命于天也自作孽而曰天作孽乎後之人皆以所自作爲天所作於是以性爲惡或曰性可以爲不善或曰有性不善皆紂之遺教不虞天性而責命于天者也故其言曰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此非謝桀之言而不知父子之道者乎父子一體也尊卑首足也體之至尊性爲不善體之至卑性獨爲善將毋父子非一體乎無父之教逆天之辭可不畏哉吾故曰奚不知天不知性不知命人之多且久也二篇不亾必有覺寤之者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此周公之詩也傳曰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臣以太公召公爲朋友商奄習於紂之惡久且大矣多方小大之邦多至五十國管叔及其弟親在大姒十子之列傷敗禮義文王所以治國家者破之缺之淫酗肆虐由行紂之所爲除惡務本績幾弗成且譏我國之疵在親骨肉之閒其於去民之蟊不啻病加於小愈也武王勝殷皇皇然若天下之未定然乃偃武修文豈不念哉天下雖有小人亦既祇畏誠服須暇之則日遷善而不自

知武王之心天之道也夫武王固知命之不長矣所以貽孫謀安翼成王者則以有周公也周公當仁則不可以讓太公在不讓也流言作則不可以不避避朝廷之位宅東方諸侯之任二公廸知之矣則惟教成王以居喪之禮思慕之忱而已未大失也武王之喪畢成乃寧考圖功在此時矣武王不復用兵矣三年之喪不二事矣於此不圖而自訓曰繼序思不忘武王之神靈毋乃有忘我實多之戚乎貽女以叔旦居東二年不知所以親之敬之罪人斯得釁起于兄弟不能垂涕泣而道之朝歌沬土以東北循海而南

至于淮夷多罪顯聞于天不知罪在有天下之一人則所云日就月將學何事乎及大誥多邦則曰若昔朕其逝夫乃知之矣當周公貽王以鴟鴞之詩此二公及王歌閔予小子之三之時也二公雖賢聖得毋曰我先君文王武王之至德克享天心而東西南北無思不服如故也今嗣王之典學好問思哀思敬思難未有過也何其憂患迫切如不可以終日者心不然之特未敢諍公爾夫以耆艾盛德如二公尚不克知則沖人之不及知年非幼也德不足以及知也蓋周公之志自孔子孟子沒夫孰有克知之者矣矧前

寧人之功未休畢明德未光于上下四方之日哉古之明德虞帝其不可及已其德好生其治人不殺伊尹以其道相湯伐桀未嘗行一不義殺一不辜然欲如舜未嘗殺一人而不能也文王之心如舜享國五十年而崩紂不能以自斃也武王之德如湯太公之志如伊尹不逮舜與文王此則聖人於天道之命也詩人丁寧而重思之作曰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夫伐之爲言不能無所傷克之爲言事不可以再商須曰韋顧旣伐昆吾夏桀此伊尹相湯用武不再之詩也武王克商誅紂則已奄及飛廉五十國不誅多罪逋

逃之爲大夫卿士者不誅立武庚俾守其宗廟社稷修其禮物以客事天子書曰我不爾動自乃邑雖曰征誅其與虞賓在位何異哉雖然太公之志不如此箕子以仁人爲紂之親戚亦且誥曰於其無好德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誥微子王子弗出我乃顚隮知武庚之必不克享紂之卒無後而憂帝乙之不祀也若先哲王孫子不億矣奚必在王子夫箕子之所憂太公之所去也武王不早爲之所文王之心也惟周公知之矣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其貽子孫以燮哉武庚雖狂惟克念則可念聽而作民主也奔走

臣我可五祀則百祀可也紂不血食於殷之宗廟乎天其不以武庚之孝而追紂無後之罰乎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虞帝所以奉天道四罪惟苗民乃無世在下孰謂殷之頑壹若苗之頑屑播天命至此邪武王周公有刑不誅有兵不用有太公箕子之言弗聽而修諸侯自爲正之教惟是以人治人欲天下之人胥保其宗廟守其社稷蕃育其子孫撫有其臣庶以承上天之降休豈欲踐奄命魯公以殷爲墟侯康叔滅唐封大叔屬諸參而策其後必大哉忠恕故也已所欲人所欲也已所不欲人所不欲也天下之人盡然

況於其親乎管叔兄也一旦致辟焉聖人哀傷慘怛豈復常情所能儗哉鴟鴞之詩曰既取我子言無若何已天大雷電以風可乃雨反風也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胥伐于厥室憂患迫切王雖瘏猶不可攄也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如其倫之喪則同父同母之人也死喪已戚矣遂至不得以疾死哉作常棣弔二叔之不咸自念其過終身閔焉病已之不如舜也抑又聞之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戰勝以喪禮處之則武王於紂之死成王周公於武庚之誅必有加厚於此常數者矣此箕子所以爲周陳洪範而微子所以

來見乎周之祖廟也其詩曰旣有淫威天之威也周人不敢閉而未嘗加之怒且未嘗不加之禮也降福孔夷天之福也周人不敢後日致其禮之嘉而殊不以爲多也不然武王雖聖人微子箕子皆仁人義亦終身不相見人道親親不奪人之親且不可奪親也忠恕之盡人道即人心固如此公爲文王之子則孝武王之弟則弟成王之臣則臣二公之友則能先施之四者周公實親行之有所不足不敢不勉發勤以終身而不一日以已樂作誥曰予惟用閔于天越民閔之言病也天命則信難終其事矣民性則信難終

其道矣病乎不病乎又曰文王我師也文王視民如傷望道如未之見故曰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文王武王且弗敢勝任周公其收之莫或勖之必不及矣聖人之於天道固若是乎其難之也豈其曰道在忠恕而已哉夫忠恕近人其則倚不遠矣執柯以伐柯不能無所傷慎之而不輕措其刃焉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東征三年善師不陳慎之至也不以其所能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愧人惟恐其遠也誥多方曰尚永力田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誥多士曰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其猶

或遠人乎周公救東方之亂而致之百姓寧者以人治人改而止爾書曰爾乃尙學辟止夫君子不止百姓何以寧哉若乃曰今卜并吉以爾東征已所不願不敢不施於人是天命之不僭也忠恕如弗敢及天而實不敢後不遠也必將天明威致王罰必協於人情致不得已之實焉書曰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上帝命德討罪之枋非其人不畀也二公曰在王所而不能弭雷風之變則知惡惡不可疾貞而忠恕之道惟周公面稽天若而奉之矣書曰天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非成王惟周公之爲聽何以敬天休

而克有成績哉豳詩卒章曰公孫碩膚德音不瑕詩故曰公孫成王也豳公之孫也碩大也膚美也至是而孺子聽朕教汝之功成必至於是而後公不失其聖是之謂王功曰勳洛誥曰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成王無爲以守至正有聖人之德允爲孝子饗帝饗親毖祀夙夜矣於是大周公之恭德勖公所不暇言曰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又曰無斁其康事蓋成王至是爲不可及矣成王不有丕顯德周公雖聖能以之揚文武烈乎文武之烈何等也奉荅

天命何事也且須朕不暇作禮樂也非聖人不敢與焉成王有其德故周公詔之成王讓于德必授之周公蓋自執書以泣而成王之於周公咸有一德矣洛誥君臣一德之書也顧命成王之德之成也日月歷離昭然明視誦詩讀書不深惟古人之終始心意淺薄俾盛德不宣究于後世猥以成王不若漢昭者然則周公何人哉

司馬遷嘗讀百篇之序而不知成王周公之事爲荀卿蒙恬所汨亂漢居秦故地世習野人之言於是有周公輔成王朝諸侯圖賜霍光者成王幼不能涖阼

遂記於大小戴而列於學官矣周公踐阼君子有知
其誣者而不能知成王卽位其年不幼也何以徵之
徵之於書書曰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
王亦未敢誚公豈敎誨稚子之言乎王又能通其說
心不謂然能不宣之於口豈尚須人抱負耶夫孺子
沖子家人壽耇相與之常言予沖人予小子古天子
通言上下之恆僻不以長幼而異者則書之訓絕無
可據爲幼不能涖阼之徵矣書曰王與大夫盡弁曰
王執書以泣曰王出郊此孰抱負之而然耶曾有提
其耳而面命之者耶且必非羈丱成童之所能然也

當其時二公未嘗有一言王獨深信天道而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上比商之高宗會不俟禍已之正厥事也此非所謂不惑者乎其視悉思朕之過失句以啓告朕者何如也且曰我國家禮亦宜之不待父兄百官議其儀法卽日具親逆周公之禮遂行出郊矣孟子所謂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者以此應天誠矣以此改過勇矣必非漢以後守文具主之所能然也寧復童蒙之順以聽哉勿庸贅也史不記二公云何惟記二公命邦人以卒歲事所以昭成王之爲君有如此其信以發志者斯其能侔周公之聖而

成文武之德也曰成王有人君之大節如此而又以二公爲左右天卽不篤生周公亦自可成一家之事王縱不迎周公商奄淮夷亦自可以安集之天必動威以明周公公必以不任事作詩救亂周大夫必刺朝廷以美周公何故也書自康誥以下每事必周公主之多方以周公曰王若曰發其凡著成王之言悉周公言之也夫啓金縢之書不煩二公賛一詞王非不能作命乃必周公爲之言不可解也子思孟子論述聖人之德無一言及成王惟周公之聖繼文武也不能泚怍不其然乎曰知其說者必明於天道誦師

之言僅能弗失者何足以及此雖然竊嘗讀詩書之文而繹之矣嘗試言之孟子曰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商周之際文王之德純矣武王身之也廼知上帝命者十人周公至矣太公伯夷微子箕子皆仁人太公為師而武王必訪于箕子也君奭之篇曰伊尹格于皇天不及仲虺禹讓百揆三人也後之讓惟皐陶舜讓于德不嗣而無其人由是觀之聖人竝生於一時必有為天所屬意之一人誠在此一人則天下之人皆以為宜苟非此一人雖亦得一聖人而天下已不悅矣其不悅者何也天命不在焉則人心不與也

天道不至焉則天命不歸也武王不以天下與叔旦
天命在武王必武之子孫實享文武之功詩曰有命
自天命此文王武王葢申命焉故曰保佑命爾燮伐
大商命之伐商而去民之穢也文王旣受命武王不
稱始焉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
躬武王也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也周人以文王
爲始受命之王天子之位必在武之子孫天不二其
命則命不在周公故曰猶諡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夫與文王一德者惟周公與文武一心者惟周公父
子一體兄弟一體與文武一體者惟周公天欲以聖

人之德爲法於天下後世舍周公誰屬哉是故天下諸侯皆欲武王之子爲吾君不疑周公于吾君也皆欲周公爲吾君之相不介二公于周公也是故成王不與公爲一德則雷風變於上風刺作於下雖二公何在克扶持而安全之寶命罔而不竟曷以比隆堯舜禹湯哉成王既與公爲一德則天下之人既樂吾君之子爲吾君又樂吾先君之子德如文王武王者爲吾相終樂吾君之德卒亦如吾先君文王武王之聖也其在詩曰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

以命文王也故曰我二人其貞召公之誥我不敢知曰不其延天必有所以申命成王者矣至幽王而竟墜之於幽王之詩思成王之德其辭有哀焉意在斯乎夫天人之心文武之旨惟在周公周公何得不作詩乎成王迎周公與周公為一心周公何得不作命乎成王惟恐率行公之訓不足以慰公之志務俾天下後世咸見周公之德之勤故書之訓辭必向周公而自處於非敢及誠以基命定命上帝之事文武之盛德至善非周公不克大順而致成之以立其極也豈曰一家之事而私周公也哉而周公則不自大其

事尚其功也詩無不備亦嘗歌洛京以繼鎬京乎歌伐奄以繼伐商乎制禮作樂告文王不過曰我其收之而已作武曰耆定爾功不曰予旦以沖子戡定厥功也爲人臣子任君父之事者自古如此後有聖人賢人必大周公之事而尙周公之德蓋自周人作書而天下萬世之公論定矣中庸曰周公成文武之德則施于我沖子者在此矣寧文武神靈眂其子孫爲庸主而無恫心乎哉孟子曰周公相武王必本諸文王而道書之言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寧獨不佑啓成王而俾之正

無缺乎嘉樂嘉成王也孔子孟子皆儆之夫不以成王爲大德而遵先王之法乎以爲中材之主者可以寤矣

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非成王幼不能涖阼之徵於書乎曰東征之誥誥天下也故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多邦六服諸侯而御事王之邇臣也成王爲黜殷命之政遠邇之臣罔不復於王曰不可而謂周公擁童蒙之君自行其意人人知非天子之指而矯詔以播告天下乎人之大數自三十以往歷四十五十而或庶幾于知天命論語曰五十而知天命

聖人也豈常人也成王在不能踐阼朝諸侯之年則民政通率壹由莞執樞機之臣雖愚夫愚婦莫以不康而怨吾君之弗造哲者夫孰有謂其不識天命者乎而造弭𨻰爲幼沖人讓未能也鄉飲酒義曰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文王世子記曰養老幼于東序非幼也五十視六十以上則謂之幼至今未改幼沖人非謂年之不彊特未艾云爾也孺子王之謂亦然唐叔得禾而獻諸天子王命歸周公於東弟非小弱也不可視爲小子俟裁勝衣趨拜而已嘉禾旅天子之命豈不能涖阼之孺子乎謂幼沖人不能

黜殷則主黜殷者周公也天下皆信聖人之知天命
斯無敢以聖人爲不可者苟以周公爲不可亦明告
周公曰不可而曰王曷不違卜夫王幼不能黜殷則
不能用卜也不能用卜焉能違卜乎茲日不能用違
釁日何以能勿穆卜乎疑故卜疑既決則勿煩卜所
謂聖人不煩卜筮成王誠近之矣曰讀其書不能知
其人而曰幼沖人易之所謂童蒙也夫成王則遏惡
揚善順天休命之君子也傳曰武王克商成王靖四
方天下諸侯之所明知也畢協賞罰戡定厥功以新
陟王之休告天子也思古明王賞善罰惡則思成王

在洛之政也惟尊周公爲一德故能爲明王豈周公
復政之後成王又自爲賞罰而截定文武之功乎夫
周公旣身任文武未竟之事而又以截定四方之事
遺成王彼誣於書者固有若此之言然而子思告後
世則曰周公成文武之德矣孟子則曰周公兼夷狄
驅猛獸而百姓寧矣兼三王以施事矣其誣乎子思
孟子不誣則大保芮伯其誣乎必不然矣曰成王非
童蒙也周公告召公曰小子同未在位何哉多方曰
王來自奄多士曰昔朕來自奄一役也親踐奄不誣
也何未在位乎曰在位也在位故曰同未在位不在

位則焉得曰同未在位祀則主𢀖戎則攝太常豈不在位而曰同未在位成王惟周公之爲聽尙周公之聖而尊之至也天子之義義莫大於此矣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召公之書言稱臣周公之書言稱名則巳夫不臣非殊禮也周公不讓也夫受天子之獨尊已必受天下之衆責已不得以天子在位辭天下之一事必畢收之無助之者必不及受尊於一人必求助於天下剏其相爲左右乎彼謂求天下之助不足以受一人之尊由是自用自專相望也孰知德非聖人則必不能求助於天下哉明天子有天下莫若

求助於天下求助於天下之人莫若求助於天下之聖人成王既逆周公而尊事之而小毖之須作序曰嗣王求助也夫有佛時仔肩之言而顧不謂之求助則未及知周公也故曰沖人之弗及知德之幼而非年之幼矣

吾聞諸孟子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今曰成王即政奄與淮夷又叛此何說也曰非也武王既喪周公居東商奄叛三年之喪畢而風雷告變成王迎周公公於是相成王東征黜殷伐管蔡東伐淮夷遂踐奄而遷其君皆成王主之而周公相之凡三年而

天下畢定矣公羊春秋曰東征西國怨西征東國怨昭周公之明德也蓋滅國者五十皆俟其人之自歸然後變置其君故遲之又久以至于三年而實未嘗有行陳銜枚之事也豈獨無鋒刃害天患民病不加於王師之所居見天地之盛德氣焉故其詩曰敦彼獨宿亦在車下斯誠衽席之上乎還師者已盡亦繹書序而遜心求之乎序三監之事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成王既伐管叔蔡叔序淮夷之事曰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亳姑而其初則以武王崩三監及淮夷畔始之其後則以成王

旣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終之此可以見東征之役成王自將而云予惟小子者殆非幼不能涖阼之說也又以見周公爲相實未嘗踐阼而治也且居東之不可以爲東征而弗辟之不可以爲致辟也多方曰王來自奄多士曰昔朕來自奄是故多方之誥在營成周之先多士之誥在遷頑民之後而序如今之第者以事類敘不以時先後敘也古人欲天下後世知三監之事艱大於淮夷之事而成王周公所以定先代之宗祀全血脉之親臣者旣以微子代殷叔封居衞而此心惻怛默不自釋必俟蔡仲踐諸侯位而

後文王武王之心至是爲無憾也嗚呼雖親見古人而受命焉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矣且古人所謂有天下者豈受其朝覲納其貢稅役其民人之謂哉服其心革其俗各正其性命而受祿于所瞻仰之天是故民心未同罰殛不怨周公所以嘵嘵也既破我斧又缺我斨禮義傷敗大夫所以惡四國也然而維此聖人臨民孔易作新大邑民大和會告商王士邑明而事勤矣周公於是制作禮樂單文祖德而以大平告焉維天之命是也行葦既醉人有士君子之行則刑既措矣若之何兵猶未弭乎周道四達禮樂交

通武之遲久俟周公也公猶在洛成王卽政而奄與淮夷又叛曾不能自保其及身而曰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其孰承之乎誰爲此傳者畔經誣聖豈不甚哉

讀百篇之序則知成王之於四國皆自征之豳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曾不云成王何哉曰武王周公救民於水火之中其取殘也一誅則已不得已至於再誅須暇之開厥顧天然而多方小大邦罔堪顧之至五十國此之謂多矣驟正之傷王道緩之而多殺人亦傷王道小有疵焉實命墜矣周公所自以爲功

代武王之說懼文武受命既純而後之人雜之也豈謂爾不許我遂失天下哉越今既蠢民出水火而復入焉非天子自暇之日復非自用之日不因民心而以敬往任武以圖功而非救寧之武大事何以休乎詩曰勝殷遏劉遏之而又歆之事不貳適之謂何非武王之心則非周公之心也夫再誅而終不殺非周公之明德其孰能與於此哉幾不可不取武庚也刑于隱者管叔也五十國之討其君者奄也遷之而巳驅之海隅之藪而戮之者飛廉也其餘則變置其君與社稷故曰滅皆因民心之所欲去而又以釆邑畀

賢子孫俾血食其始封之祖惟紂一人爲無後書雖
闕苟求其故焕如也詩曰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未嘗
有行陳銜枚之事而至於三年之久周公需之也蘉
曰云罪人斯得知之未盡也淸問于民鰥寡胥有辭
然後盡知圖天之命者主名與其事狀且盡知殺人
歷人戕敗人之醜類孰自作不典覗人以式者孰惟
眚災適遇其亂者孰可敎告之而聽孰必戰要囚之
而聽孰至于再至于三而卒不聽然後明致天罰則
明威也遷居西爾非奉德不康寧也以七族封康叔
六族分伯禽非鬻以賜諸侯而實居賢德以善俗也

太公因薄姑叔虞處參墟召公封北燕箕子居朝鮮皆文王之德所未洽周公寬裕以容之文理以別之德盛化神以齊之蓋至於三年而四國之有罪不敢赦有教不能聽者鮮矣然後成王卒其百君子友民東征以昭其文德罰以義制命以義降用畢賞罰之政富必善人黜伏者必罪人序曰黜殷命伐管叔蔡叔伐淮夷遂踐奄皆成王主之王歸自奄至于宗周五月丁亥則卒三年之月日也自此而戢干戈櫜弓矢矣歸禾序曰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此非公先東征王猶在鎬乎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士之從周公者

也王師行不踰時故曰不留不處自五月數之王葢以三月步自周也頌成王則曰薄言震之莫不震疊舍是詩他無成王征諸侯之事也美周公則曰哀我人斯亦孔之將東征西怨西征東怨不得已再誅而終不殺非周公之盛德則何以于前寧人攸受休畢哉破斧周公之功在斯民也狠跋周公之功在吾君也鄭康成以爲周公讓其大美而不居而成王之才不才曾不一關其慮且曰成王誅周公之官屬者習是蒡言則奚必歎息痛恨于桓靈也而安樂公信乎其賢於成王矣豈不哀哉

成王將黜殷周公實相之邦君御事以王爲不可實
以周公爲不可也聖人豈不可哉曰其不可有說亦
嘗講於黜殷之義乎天命黜之也成湯克夏則黜夏
命立姒姓之親且賢者爲禹後那之詩曰我有嘉客
是也武王克受不黜殷其居處宗廟社稷畿內之都
邑土田朝庭之臣不遷不改如故也曰宅爾宅畋爾
田無故無新惟仁之親記曰庶民弛政庶士倍祿而
所立者固紂之子武庚也豈其不稽上帝之心而錫
福小人以干天下譽乎聖人立之非將取之天下信
之咸謂之宜非僭賞也非作福也其布憲施舍優柔

容民非甚盛德何以臻此哉天下所以歸心也至于成王而黜之乎德不卒矣無成功矣此不如前寧人之九大彰明較著者也謂非德之不修修之不至慚於文王武王遂俾文武有慙德於古先哲王乎哉惟干戈省厥躬繼德其是也觀兵則非也矧其人非他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而推刃以相夷則惡矣其不可如此咸謂周公之文德無藉於復動干戈而卒亦未能戢也此小子以及考翼所以咸復于王而曰不可征也夫武王伐商不謀同辭者諸友邦惟一心者三千之臣然且曰無貳爾心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亮

彼武王若是乎其艱且大也今遠邇之臣皆與王盡
達周公何所因而圖事哉因不識不知之民必推
朝廷之臣及庶邦君也彼固有所知有所識能擬議
聖人之心行有不得必反求諸已而不自知其卹蔽
於所知也公思茲役天役也黜殷不合於文王武王
之所事非小故也是以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幾於無
可如何矣稽謀自天而得之故曰幸焉坐以待旦告
於沖人斷之曰天惟喪殷天亦惟休於前寧人推亡
固存邦乃其昌仲虺之誥是天道也上天孚佑下民
罪人黜伏天命弗僭革夏命之冊典也於是謀卜筮

則從於是謀羣臣則不從而庶民固未有不從者非若合我稽事而斟正夏不從之在庶民也嗚呼沖人何忍不以茲事爲艱何敢不以茲事爲大殷命不可輕以黜也管叔蔡叔不可輕以絕也日夜永思之又永念之不敢替上帝命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與邦君御事異者在知天命與否爾非有水火冰炭之殊也下既盡獻其否上又猷告之以其可而外之矣甸男邦采衛大和會矣內之百工播民和矣邦君御事豈有怠心而成王周公寧任獨斷哉是非成壞固非口舌所能決也正之以天命不僭則勿疑而志大行

成王辟也惟辟奉天周公聖也惟聖時憲因久靖之民以靖民之不靖而前王之大功沒世不忘矣

周公作誥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申戒成王立上下之義成王師事周公爲天下君乃以天子禮樂賜周公其朋也何甚哉周公受之以道事君之謂何將大人正物而不正已也信如人言成王不若襄王頒大物賞私德其若先王與百姓何矣曰魯之郊禘由僖公始也嘗考奚斯頌魯而遍諸夫子作春秋僖之八年書禘于大廟矣其三十有一年書四卜郊矣此皆僭天子之郊禘也前此莫之書此因事而書非譏其

始而僖公爲始不隱矣苟譏其始于僖公則直而絞苟不見其始于僖公則隱而誣不惟誣先君且誣皇祖周公以及成王聖人作春秋訓人爲臣子於心安乎不安乎故因事而書於僖公之年以見其始所謂志而晦也著閟宮於魯頌信而有徵焉頌周公曰克咸厥功止矣不大其事尙其功也頌王所錫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止矣不聞以天子之禮樂也夫古人之情不絕遠也苟成王嘗錫周公奚斯曾不推本天子寵命而自納其君于僭竊之誅乃曰萬民是若哉遂頌其以郊必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則僖公而

非先公也二章曰后稷之孫實維太王三章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然則皇祖后稷天子之皇祖也周公皇祖魯侯之皇祖也魯不得郊祀后稷以配天而莊公之子乃郊矣魯不得禘周公而今乃禘于大廟矣頌及明堂位記皆無禘祀文王之說頌且明言郊言禘則微曰降福既多曰亦其福女其志深矣於嘗曰白牡騂剛備物典策之所有也騂剛於騂犧有等魯公降於周公焉非若郊禘之爲僭矣魯故有四代之服器及四代之樂皆所安也若五帝之遺聲在商三代之遺聲在齊肄業則可賓祭用之則不可如以享

禮殆有效尤之禍請觀於周樂斯閱覽博物君子也服器魯宗器也用諸周公之廟則允用諸羣公之宮則踰記曰宮縣而祭以白牡諸侯之僭禮也白牡殷牲也惟周公宜之其四代服器武王時則分器所受成王時則所以康周公非若曲縣繁纓之爲假人器也成王以天下之養生以養周公周公受之儻欲以天子之禮送周公之死周公不許也成王作亳姑以告周公告其葬之以禮也自古尊賢之典必以堯舜爲法其必以已之養養聖賢詩曰陳饋八簋猶行天子待賓客之常數而非以所養嘗一天子也無所

疑也周公之廟象周公之生而存故宜之若夫葬者臣子之事故曰死以爲周公主成王名之而不自爲主焉則不可以有二王矣正名以明民有若是其定親疏決嫌疑别同異明是非者成王旣以天下之養養周公將以元子爲周公後次子則世爲三公六子偕昭穆並封或在縣內或在畿外天下臣民咸謂當然周公先戒以丕視功載或出於私則必啟君臣相徇之漸成王斷之以天心作冊祝于文王武王曰惟告周公其後示不敢專也天下諸侯咸在位王乃命周公後祝冊誥冊史逸作之此質鬼神而無疑俟聖

人而不惑者示天下萬世以至公之道也其背以非
道說周公哉
伊尹周公不有天下可遂曰有伊尹之志知周公之
志乎哉伊尹之志兌命言之後世尚或知之金縢之
册周公自言其志成王啟其書得其說然乃知之曰
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
公之德解之者曰公以身代武王則所謂勤勞而彰
公之德如是云爾此何必聖如周公而後能之邪吁
命可請也文王之沒不聞武王爲之周公不代武王
爲之失且爲壇爲墠具圭璧作筴祝百執事與焉而

二公不知亦竟不問乎苟不知周公之卜之吉爲王穆卜曷言之而竟不爲之也夫曰未可以戚我先王此爲天子請命之辭也公既明告二公矣二公所不及知者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也其說則公所自爲命諸史勿敢措一辭天變作然後知墜寶命屛圭璧之辭信而不僭非周公不能作此辭此則所以請命之說也與鴟鴞之詩無二說也貽鴟鴞王亦未敢誚公啟金縢之書王執書以泣矣泣予室之翹翹且泣公之維音嘵嘵也貽王之詩卽告太王王季文王之册公之勤勞王家乃文王陳錫載周之事武

王上帝臨女之心而沖人易及知也哉天不動威則不知二公之德其克享天心者斷斷不若周公有如此也則遂以有天下之號繫之於公而不疑天下莫不以爲宜而稱之天下曠然其遂定公亦不辭欲天下之一於周也而豈人臣之恆辭乎哉夫旣以周爲天下之號矣而又以周爲采地之名章疑別微謂之何矣聖人誨女知之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此爲寶命邪明明德於天下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受命此爲寶命也康誥曰不汝瑕殄瑕則殄始於微鈌終以大壞公之言曰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以

武王之聖在天子之位永此一日則終此萬年萬年之久得一聖人莫能以爲未盡善而孔子曰未盡善者病其有武庚之亂且重以管叔也武王固皇皇然若天下之未定矣克商不過二年其遂可以近我先王乎武王喪而流言作流言作而周公不居東居東二年而不爲詩以貽王朝廷不知而詩人不刺天變不作二公日爲政於天下天下之君子不得平其心天下之小人不得革其面文武之德孰圖其永終者乎公所俟者三王能念武王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能念予一人能念百姓之有過也無故無新惟仁之

親與王同心惟周公獨也故曰亶我人斯亦孔之將然而流言必辟之者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太公可以當之亂在東方居東可以察之而毖之進退無恆非離羣也然而必作鴟鴞之詩者喪不貳事除武王之喪此救亂時也不時不作當其時則必作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周公之心非天之心乎先天而天弗違納冊而翼日乃瘳貽詩而天大雷電以風矣周道四達禮樂交通武之遲久後天而奉天時也作常棣暴所過於天下使天下見之封建親戚以藩屏周過則改之周以宗彊兄弟無復爲不咸周公之德是謂

至德其學之而未盡者虞帝之甚盛德文王之德之純也伊尹且猶不及非孔子贊易堯知周公之志哉

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旣得聞命矣曰讀其書未嘗聞命長息何所疑公明高何所啟曰竊嘗思之矣疑堯舉舜而試之則舜無爲復往於田也啟之以堯將使舜嗣位不遽加之上位而使之治事也夫家難天下易女于時洵可覲舜已曷不念九男易心服乎哉此又一難也堯以天子之尊年八九十矣且以聖人之德而曰與舜友也舜之生三十云爾舜之卑匹夫云爾舜之心則不可爲人不可爲子之

窮人云爾而曰吾與在位七十載之聖人友云爾不為臣也天下之難有大焉者乎堯欲知舜之德聖人與抑猶未也聖人當此必沛然無疑矣少有疑於此則雖聖人不足以當天意天之命不在焉若十六相是也堯不暇舉也孟子述舜典曰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德協于帝固若是乎夫固即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之時也見于天子乃如此見于父母乃如此見于旻天乃如此天天也父母天也天子天也聖人無兩心非重華而能若是乎天下之士多聖人乃無有尙之者矣則惟不命以

位不授之事而後盛德可知也故曰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試之以至難也堯與司竈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皆以敵者之禮行焉而非若天子之女嫁于諸侯必使同姓諸侯主之之義也非常事也而於義不爲貶堯之得舜非使之爲人臣也故曰事非常而義不爲貶夫往于田者舜往畎畝之常事父母之養非莫耕也必身親之事親之大常既爲天子而不改者故曰既得聞命也有嘗聞之者乎而曾不是思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學者聞不知是以求諸師公明高不告孟子

本高之旨以告萬章而又不正言何也論語曰知德者鮮矣又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自長息以至古今天下凡民不識誠為天之道也又不識誠之之為人之道也親于身身于親二之久矣彼以竭力耕田共為子職則孝子之事畢矣其心以父母之不我愛如不信乎朋友耳如不獲乎上耳若是恝哉若是恝而猶以為孝子之心哉中人以下之所知未有不如此者以為于我無與固恝而忍也以為不知我有何罪亦恝而不靈也皆謂不仁不仁由乎不誠盡赤子之心牿亡於辭文害志之陋儒可痛矣故曰是非

爾所知也以救長息之陷溺於成說而曾不反而求之於心也孟子之不正言以破萬章之蹈襲於常轍而不察喪失之大有若是其不可也讀此書而面不發赤背不汗者無有哉孟子曰告則不得取夫不告則何以得取非不告也秉命而成之則謂之告專命而成之成之而後告則謂之不告實不告也名固告也名告則得取矣實告則不得取矣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人之於君父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不若於言者人絕之告之而瞽瞍不聽則舜無可諍之道矣不爭之則必從之不從而違之是不受父

命也其罪當絕戍之而後告雖瞽瞍亦不禁之不禁必姑從之是以得取也爲無後之心瞽瞍喻之矣議納采以逮親迎瞽瞍皆爲之主而命之矣此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之實也然而謂之不告者戍之在舜不在父母也正以不告語天下天下皆知其反經而合道聖人之權也非聖人不得與於此也託告之似以語天下天下不知其名是而實非姦人之雄也聖人之所深惡而痛絕也如曰莫之告也則二女何辭以見舅姑邪故曰非不告也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堯爲天子乃不能行乎庶人哉堯不以天子之

貴加諸舜則不以天子之貴加其父母也以敵者之禮行焉敵者不聽則莫可以强之聽是以告焉則不得妻也堯憂天下不治夫然後舉舜舉舜故妻舜妻舜而使舜不得父其父是亂天下也有司雖存帝何辭以命之且堯所憂舜能任之舜所憂堯不能解之非獨不能亦且不可堯以舜治天下舜以堯治其父母師錫者其妄哉春秋傳曰聖達節賈生曰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之孝守一節而已必無敢不告鄉人也不可以授天下可以授天下者必無嫌無疑於不告則舜其人也以舜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

下之疑者堯也七十載天子乃矜一鄉人行哉欲行告父母之詩必使堯舜不聖然後可可謂固哉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此舜典也嘻甚矣何肆大豕而厥身不危敗古人問之矣其事故不成有如萬分一則如之何厥身危敗尚奚及哉舜果非聖人而不可以爲子矣春秋以來不勝書也曾是以爲典乎曰自古人傑皆不死也然而下聖人一等其必有一不全者矣全之者惟聖人惟聖人如舜然後一朝遇之行

其所無事而不患焉不可以爲典乎噫嘻變化以作詐象也陰主危害陽以父母爲辭士師莫能詰也暴之天下後世過失殺子孫獄爾洵其謨哉舜則以無事置之先知也先知知忠信也忠信有九知上至天下至地深處高舉莫之能測象之淫眩殆同兒戲其事已若浮雲之過而象殊未之知也愕乎見舜之在牀琴而卒不知舜之何以出井機心庶其息哉夫象之將殺舜不過欺之以其方也可也使象而果殺舜則直罔以非其道也難也舜可以將殺而決不可以殺蓋象至是而始遂無殺舜之心矣以愛兄之道來矣

喜矣迎而導之是底豫之大幾也故誠信而喜之其
忸怩也舜固見之矣見其愧也見其非僞也象且無
僞而舜又奚僞焉若自常人觀之象未入舜宮以爲
是象之喜也象既入舜宮以爲是象之欺也雖然能
欺於其言不能欺於其色鬱陶之言人爲之忸怩之
色天爲之也象示以人舜見其人之天使象不設爲
思君之言則將不見舜而去矣爲是言而無忸怩之
色則舜亦不能知象之所終矣嗟乎苟非至聖孰能
遭骨肉之變而察微知顯不失其忸怩之一幾乎舜
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其貌言與可言也而不可

行也曰舜言之先行之矣百官莫不承事象未出舜宮而居處已極富貴矣象恣為取而皆可以為其有焉乃知舜之力無所不致而無吝於己固如此慝之勤身從事一若無可使乃其尊父母也昏然迷適然驚憮然悔蘧然覺曰者欲殺舜之心不知何自盡矣於是日以愛兄之道事舜舜之臣庶莫不以君弟之禮禮象象日得所求而喜母日見所愛而喜不知辟心之何自平也舜待弟之道至矣舜事親之道至矣所謂盡道而瞽瞍底豫者幾實由乎象也是以著其終事書之為典以告萬世俾天下後世知人心之危

必有所極而皆可得反決非天之降命有如此也性善無可疑矣非不疑於堯不疑於舜乃不疑於象與瞽瞍也孟子豈日稱堯舜而日忘象與瞽瞍哉安見象之不可往治臣庶哉夫舜之臣皆天下之士也象日與處則久矣乃以舜爲貌言東西易鄉甚矣其惑也子何疑於象之往治臣庶此不過位象而祿之分天下之公器焉爾曾不若盡與之以聖人之情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則所謂同其好惡者矣夫同其好惡必覯其誠一或不誠雖情亦貌也如子之言舜且未嘗喜又曷問其僞蓋嘗試論之聖人以人爲天地

之性父子之道謂之天性至尊至親厚莫重焉天下皆謂舜爲聖人瞽瞍獨謂舜不順則天下莫能自持其說天下皆謂象爲凶人瞽瞍獨謂象能孝則天下莫能執象之口而服其心士之賢否問其君子之逆順問其父瞽瞍父也堯君也堯安能非象是舜以教天下哉推舜號泣于父母之心能悅天下者已也能悅親者弟也悅天下萬萬不若悅親則已斷斷乎其不如弟天下之士持平心觀公理舜所順者父母之天也而不順其人象所順者父母之人也而不順其天未敢謂舜全得象全失矣周公曰惟聖罔念作狂

惟狂克念作聖苟象不克念則舜猶未免乎罔念也
象之心一日不安則舜之心終身不著百姓有過在
予一人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兄弟寧校計是非之人
邪是以詩人所刺春秋所譏皆遭人倫之變而不能
如舜之善全之以爲大惡周公且猶有過而終身閔
之曰未盡善也人苟不能爲舜則亦晉其世子鄭莊
衛惠之終爲不孝不慈而已矣必無中立之道也曰
誠如是也則象終爲舜之徒矣作書者必盡其不道
之辭令終而不滅久而不絕何哉曰天地之大無所
不容豈獨枉舜乃二女皆盛德也骨肉親戚惟能含

垢至於斯然後能無事安處而不傷所謂裕也自天子逮於庶人皆有之天之命也人之數也喜或嘻嘻拂或杳杳日用之情不能無少溢執一言以相稽則斷者至於不可復屬愸置之於旦若未嘗有間焉以玆言究其極會不易咨而變色則可以爲天下法矣傳之教來許故令久而不絕古之良史豈若小丈夫然哉惡焉而不敢筆也亦非古者奉天法不諱之義矣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象克變矣舜封其從兄者非封其赦不仁者焉乖矣惑孟子矣不以是解惑象殆終不仁哉日象

終不仁則舜之兄弟終缺矣不得謂之盡善且終不
仁象則何以日見舜縱其肯來面目若此肺腸若彼
終身忸怩以相覩乎曾不可以終日且舜亦何以致
其情哉中心不和不樂則鄙詐入之夫情疏貌親他
人猶喻諸盜矧同父乎故曰常常見之源源而來而
又再舜與以徵之曰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言舜之
於象變化之矣不獨富貴之也富貴之者告為天子
者以待兄弟之法也與天子為兄弟則無有不富貴
者不當問其仁不仁也天下之為人兄者不可以不
善其弟弟之不仁兄不可以為仁人也天子之為人

兄也不可以不私其弟他人不容吾私吾弟則必行吾私無私者無親也天子必有親聖人必有親人道親親未有不如此而王天下者不自有虞氏始以人心爲皆有之身爲天子弟爲匹夫何與天下事而天下嫌乎其不心服名以不私重爲天下實失天下心天道著矣爲天子者愼毋使諸父昆弟怨其尊而不親也然後能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其親則天下和平之本在是矣是以四罪受誅而無不服故天下成服也尙何疑於仁人豈得暴彼民哉象用是後嗣而逢長也可謂能親愛象矣聖人之法萬世通行者誠其

善於此哉然而舜之設心則不爲此夫立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不獨天子之弟也天子養諸侯兵不用刑不試賴哲人以免而獲享於下不獨有庳之君其遂以爲重厚吾弟哉夫兄弟之恩不在其富貴在常相見不在同政以子萬民在同心以事父母父母之所欲舜之所欲也欲象之貴舜則貴之欲象之富舜則富之欲兄弟之相見而樂舜則常常見象而樂之父母遂無不欲舜之欲者昔從之效今樂其順非虞帝孰能順親如此其大者乎誠身父母之身而誠性父母之性也是故子夏曰父子一體也兄弟一體也

今而後無疑於象之性矣然則象從兄瞽瞍底豫不爲師錫之前事與曰有鰥在下曰虞舜此師錫之言也舜閔在家父何以鰥古人不旣問之乎舜之孝非一日而顯有漸以致之古人不旣茂明之乎謂象終不仁者不知性謂瞽瞍未嘗聽象殺舜者不知盡性彼謂天下必無至不仁之變事實不信天下有至仁之能事也故曰不知盡性夫憂患者天所以開聖人也所處皆非常之變所行皆非常之事而不失天地古今之大常故尊之曰帝典彼據克諧以孝之文難完廩浚井之使亦將據黎民於變時雍之文難百姓

不親五品不遜之命邪自宋以後不疑經者鮮矣又
可飾淫辭而助之攻哉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
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愚且誣若
蒙孟子必示以聖人之極苟不至於聖則天下後世
之爲父子者不定而漢祖唐宗亦更相笑也傳曰父
至尊也天子至尊也爲天子父其尊豈待加以名哉
天下莫不以至尊事之所以貴天性尊天名也父子
之名天名也天性也不若於性乃以一帝一后之號
爲尊於父母之稱邪養非口體之養志之養也孝經

曰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是之謂以天下養而尊親之至也不惟其物惟其誠焉不惟其名惟其實焉爲天子父名其實也以天子之禮行事焉生事之死葬之祭之天子之物備矣傳曰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此則有虞氏之宗廟也周公追王太王王季不追謚縶王迹所起實則商之諸侯也必尊文王爲大祖則不以干商先王之統明矣若乃身居臣子之實其爲之子與臣者不致愛敬之心以備孝養之物必假乎名以爲悅然後以其物從之而天下之名亂矣於是有君臣無父子焉於是乎有父

子無君臣爲不深喩乎孟子之指則無爲獨笑咸邱蒙也

萬章問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所以正君臣之義也惟天子受命於天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後世矯誣以布命以力爲正於天下於是乎言天命者且有氣數之說矣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言氣數之定於天也天非不自爲政而由氣數以推移也孟子述大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既徵天命之不可誣矣又申之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蓋曰爲之而爲者非

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葢曰致之而至者非命也然後自唐虞以來孰爲天命孰爲矯誣而非天命不言而自喻之衆著之矣湯誥曰天命弗僭大誥曰天命不僭此湯武之所以順天命也夫湯武之受命於天易知舜禹之受命於天難知以有堯舜之命在也夫天子能命人爲諸侯而不能命人爲天子非孟子私淑於孔子之徒則此義不敢知知亦不敢言雖然恆言也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受天命者天子也以事天爲職者也如子事父臣事君不可易也其人苟無天命天子能命人爲天子哉舜禹之受命於天易知

啟太甲成王之受命於天難知有先爲之者則無以知其莫之爲有先致之者則無以知其莫之致是故孟子曰天與子則與子大甲之書曰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成王之書曰惟王受命無疆惟休又曰今王嗣受厥命繼世之君皆受命必以始受命之君爲祖不僭故也中庸曰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亦不敢作禮樂焉父子之道君臣之義也天命不可爲而致也必然而不易矣既而曰仲尼不有天下謂其無天命乎益伊尹周公皆人臣則天命不在焉然乎曰天子必受命於天不必皆有聖人之德聖人必受命於天

不可皆在天子之位此天道之不變易者也天之命
孔子甚盛盛於舜與文王子思推原之矣周公成文
武之德制禮作樂天所命也伊尹天命之以左右商
王者也詩曰允也天子降于卿士故能載伐夏之命
於亳放大甲而復之大甲之克終允德伊尹爲之孟
子言之曰莫之爲者何也堯舜所不能則非伊尹之
所能也伊尹知湯之受命不殆而大甲之終爲大宗
也故承天命而放之此何事也天不命之人爲之哉
伊尹之志上帝之心非伊尹則以人與之帝欽罰之
未之或免也伊尹行非常之權人不能知其爲天之

命尹益踐兩聖人已然之跡孰知益之辟爲天之命益哉夫薦於天者皆攝天子之事而行之矣皆不嗣天子之位也君有事臣服其勞而不敢曰巳之事不嗣故可得而辟也行天子之事故不可以不辟舜禹辟之而天不如其志益辟之而天如其志則舜禹之得天爲不如益也後之篡人敢於援舜禹不敢以汙益敢於假伊周不敢以誣益夫舜禹之與益其心一也伊尹周公之與益其心一也聖人之於天道信有命焉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孟子有言至於益而舜禹之德乃著自有益而伊尹周公之志乃益白於天

下後世故孔子曰其義一也天命孔子盛於舜與文王不有天下則其大端也故曰知我者其天乎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其曰夫子之得邦家爲不知者言之也若夫子之不得邦家則堯舜且曰不及況百王哉夫位之不尙於德也天命之矣何謂弗嗣故可辟曰當喪爲主者堯之子也以天子之禮行事矣堯可命其子辟舜哉舜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臣爲君服也而不得干堯之子之爲堯後者舜於斯時未嘗踐天子之位亦未嘗釋天子之事子在喪也三年喪畢則可以致事於堯之子矣故可得而辟也天下

之士未嘗以天子事舜舜之辟莫或畱之者莫或從之者而未嘗有二心於舜及其北面事舜而未嘗有二心於堯不然舜則得矣將如臣五人何哉大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天也天下之民皆願吾君之子爲吾君人也即天也殷禮先立弟外丙有天命必有年有子如啟矣湯能與子不能使天與之年則知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所能爲矣實聖人所能知也外丙無年且無子有弟則立之殷禮也仲壬宜立非伊尹所立如使伊尹立仲壬何異尹氏立王子朝乎仲壬有年有子天命不在大甲矣仲壬之爲外丙

後也大甲之爲仲壬後也殷禮也其所以至於爲人後則天也成湯知大甲有天命不先立大甲一代之禮本於先王聖人不敢變也伊尹知大甲有天命必先立外丙仲壬遵成湯之法也知天命在大甲而放之於桐克終允德伊尹爲之實非伊尹爲之也天命伊尹爲之其必如周公相成王黜殷伐管蔡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乃奉天而行之矣堯舜不能使不肖爲賢而謂伊尹能使顛覆典刑者自怨艾哉苟堯舜所以輔翼其子者萬有一不備則實致其子不肖不得曰莫之致而至也若丹朱商均則所以陷

溺其心者然也曰自陷自溺而曰莫之爲莫之致也可乎哉丹朱商均之不肖自致之自爲之非天也堯之子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則天也啟之賢禹固明告天下後世曰啟呱呱而泣予弗子言所以輔翼啟佑之者萬萬不及堯舜而其子之賢乃如此也莫之爲也

臣不敢不以正對何謂正天子治諸侯之正也羆九伐之灋謂之大過春秋誅絕之罪也諸侯三卿命於天子書云司徒司馬司空也義必伏死而爭之否則棄君於惡異姓之卿君不聽則當去陳力就列不能

者止以不任職去也貴戚之卿義必告於天子天子察其君之罪而變置之舜竄三苗周公討奄之君皆不以兵用此道也春秋之義諸侯之大夫無遂事諸侯不得專廢置諸侯故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諸侯不得以國與人故曰子噲不得與人燕諸侯不得去其宗廟社稷故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孟子之正皆先王之法著於孔子之春秋曾謂大夫而可以廢置其君乎伊尹放大甲聖達節也必斷之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豈惟伊尹舜禹以天子之命天與之人與之踐天子位如使居堯之宮

偪堯之子亦同歸於簒而已矣湯武之放伐亦然天之所廢必若桀紂否則雖名之曰幽厲天命未改諸侯不得行湯武之事焉孟子之對天子治諸侯之正也爲政於天下則必行王者之法又何異乎彼霍光者趙盾之徒當伏專廢置君之罪光以太后爲辭雖不簒簒者之導也豈可與伊尹同世立乎哉後世並稱之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

天子之義自受命之祖則諸父昆弟莫不爲臣其在諸侯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是故尊者絕

上天子諸侯繼世與祖爲體爲之後者無問昆弟無問諸父皆以禰宫事所後之君臣與子一例也何以言之國不可以無受無受則篡僖公卽位其得免於篡繼弑君不言卽位者主閔公之喪祥也禫也祔也皆以爲人後之禮行焉詩曰廟有不孝又曰新廟奕奕以禰事閔宫者三十有三年矣至於文公乃以爲弟而躋僖公乎故曰逆祀也然則以莊宫爲祖廟乎曰否以父事所後者則已已不更其親廟也文公以祖事閔宫而莊宫之爲祖廟不變也高曾祖禰謂之親廟親盡迭毀吾聞之矣廟盈則毀吾未之聞也子

孫有東西宮南北宮伯仲叔季居之自五人以上則將爲之別築宮乎抑遷其伯以處積於叔者乎必不厚于孫而簡宗廟明矣詩不云乎周公之孫莊公之子此僖公不更親廟之詩也曰此其親廟正統也如不得已而以昆弟之子若孫爲後則如之何曰以禰事所後之先君無疑也四親廟皆以是推之高曾祖居可知矣其父母在則如之何曰生不奪其父母之名也死則降其父母之服也生則養之以已之養死則已不得爲喪主焉則不得爲祭主焉如曰生無相見死無相哭見則以君臣之禮會不寤人非父母詩

生且是子也於已爲路人而其父母又以衆子之服報之也廢父母之名行君臣之分無恩焉無禮焉何報之與有

適孫爲祖後立爲天子廟以祀禰乎否乎曰義不得廟也祖之生而存也而父沒祖爲之服三年之服而祔之於其祖歲時享於禰宮不祝而祔者皆食焉是故古者重祔神之道也以其氣合之不以其形二之去人道從神道先王以是爲禮之大節也故古者重祔祖祔其子而孫又離之於義安乎曰佋穆之祔也有廟矣向也祔今也廟矣害而不得也曰祖不廟祀

其子則孫不敢廟祀其父也不以親親害尊尊人道然也曰然不殆于禰其祖乎曰爲祖服斬固事父也于禘祫也祖爲祖焉禰爲禰焉而合食於大祖之室焉雖百世不易者正體于上而子孫之統也不廟不成其尊爲天下臣民正君臣之義也曰不廟則得與於禘祫乎曰不廟非不享也天子之宗廟支庶不得祔焉其祔者皆正體也不禘不祫是廢正體也祖不敢廢其適而喪之而祔之孫敢廢其父而不禘祫之乎曰聞之禮曰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今不廟而祔是殤其父而莫之後也可乎曰殤之祔也無後者之

祔也大夫士之宗廟也天子之宗廟祔者皆正禮而成人之喪也不廟者屈于父之生而存非殤之也巳欲全父子之道而俾其祖不父其禰不子乎曰祖存則父屈祖沒而父伸不可乎曰祖雖沒祖所廟事者不得遷弗遷也伸其父之尊遷其祖之所尊不可也曰弗遷而更立焉可乎曰不可祔而不廟尊之爲正體也更立廟而弗遷是以支子卑其父而不得享於大祖之室也烏可哉曰未踰年君而子嗣之者如之何曰不廟也其不廟何也不貳君也祔于祖如爲子祫于大祖如爲君順死者之孝心而不敢當尊焉是

以鬼神饗其祭祀也以神爲無知焉用廟以神爲有
知未聞不孝其親之所孝而能孝其親者也